



谭 鑫

海是咸的，这种常识在我20岁以前，从未真正属于我。

老家存盐惯用的陶罐，倒是我熟悉的物件。那些白花花的晶体，每次自罐口出落，如同我儿时想象里海滩的细沙一般，静静流泻而下。盐粒在阳光里剔透晶莹，似乎也映照着重远的、未曾谋面的海水，又如同无数微小棱角，在罐子深处默默蓄养着海的神韵。

外婆做菜时，总喜欢将细盐先舀进勺子，再撒入锅中，无论是舀还是撒，都会咝咝作响，那声音仿佛海风在轻轻呼吸，又似远处浪海的隐约召唤。我站在旁边，每每看着锅边缕缕轻烟飘散，仿佛那烟尘里也裹着来自遥远大海的气息，它飞越千山万壑，最终轻轻弥散于我们这方小小厨房中。

幼时父亲在外做工，每次他风尘仆仆地回家，身上总会携着汗水的气味，热烈而真切，有时即便没见到人，但在屋中一闻到那种咸味，我就知道铁定是他回来了。

父亲有件褪色的迷彩服，总被他当做工装穿，因此浸透了无数日夜的汗水，后背处也变得发白。纵然每次回来，衣服都会被母亲洗净，恢复本色，近闻也只剩清爽的肥皂味。但只要一晾院中，便如一面无声招展的旗，我一看到，便会感觉有海风般的咸味气息弥漫在整座小院，像一种视觉上的刻板记忆。

冯嘉美（24岁）

10岁以前，我都住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了解自然的途径主要靠色彩斑斓的显示屏。我时常幻想宽阔无垠的草原或是绵延起伏的高山会是我素未谋面的家乡。直到某个暑假，我随父母乘坐老式客船去一座海岛，我得以见到一片望不尽的海。

我不太喜欢海，闻见父母身上的咸腥海风，总觉得盐晶颗粒从骨头里长了出来。还有那摸不清楚的海潮，即便紧紧跑在父亲身后，浪也总是能打在脚踝上，生疼。

所以我坐在远处的石头上，遥遥看海。

我一人看海，有人看到了他。他是彭家的孩子，大家都叫他小海。他比我大3岁，性格开朗像有无尽活力。小海哥把我拉进小团体中，我们奔跑过小岛的每寸土地，越跑越快，化作了风穿过大广场，穿过百年宗祠。

我止步在大海前。

“嘉！过来！”小海哥高声喊着。他身后的人也随之呼喊起来，耳边哪里还听得到海风呼呼。少男少女的诚挚烧干了冰冷，父亲于大胆起来，走向那片海。

天下起雨，孩童的惊呼声与雷声相伴，欲与天争一个气势高低。我们拉住彼此跑回家，路上我把膝盖盖得血肉模糊，

高星雨（26岁）
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实验学校教师

不知道多少次了，余萱乘着海上列车往返于岛内和岛外，出神地望着窗外的夕阳。大片金黄的、火红的、烟紫的光芒铺洒在海面上，然后一缕一缕被海水吸收。列车在海面上向前行驶，海水不断后退，影子在波光涌动之间格外鲜活。这是余萱一天里最缓慢的一刻，等她按时到达岛外的站点，夕阳悬于海平面之上，恰好是圆和线相切的场景。

余萱出了地铁站，熟练地找到自己的电动车，骑车前往母亲的小饭馆。母女俩忙忙碌碌，晚上8点左右，余萱的父亲也会到店里帮忙。9点多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乘着闽南温润的晚风，说说笑笑着朝家的方向走去。

余萱一家不是闽南人，10岁时她跟

夏天,像一封蓝色的信,信封上写着“海”的名字。有些人把脚印留在海滩,有些人把心事埋进浪里,还有些话,只说给海听。年年夏日,海都在那里——不变的是浪花拍岸,变的是你我与它之间,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情绪。那些你以为已经风干的片段,海,一直都记得。

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五月”(v_zhou@sina.com),与“五月”一起成长。扫码可阅读《中国青年作家报》电子版、中国青年报客户端、中国青年作家网,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



咸印记

车轮飞驰，窗外风景急速向后飞逝，我坐在颠簸的车里，手心里竟微微渗出了汗，不知是否因为心中揣着太多关于海的咸湿想象，这汗意也咸？心中反复跳动着关于海的种种猜测：那海的蓝，究竟会蓝到何等程度？海的声音，又该是如何响彻云霄？所有想象中海的宏大，仿佛正悄悄压上我的胸口，让我既兴奋又有些莫名的惶然。

我终于站在了海边，眼前的地平线豁然开朗，几乎令人眩晕。视线尽头那无垠的蔚蓝，竟如此直截了当地分割了天地。巨大的蓝色似乎随时要倾覆而下，将我吞没其中。海风扑面而来，带着强劲的、不容置疑的力量，也裹挟着浓烈的咸腥气味，仿佛无数生命在涌动呼吸。

我走向浪花奔涌的岸边，海水带着沁凉之意漫过脚背，又迅速退去，如同巨大生命体温柔地触碰与呼吸。我莫名地蹲下身，用手指蘸了一些抹海水，情不自禁地轻轻送入口中——刹那间，那股熟悉的、浓烈的咸味在舌尖弥漫开来，像对我此前接触到那些“海”的记忆的回收。

那天，我没有像一个初遇大海的人那样兴奋，就连拍照都很少，只一个人默默地走在海边，从午时待到日落。倒不是故作镇定，更像一种觊觎已久的渴望终于延

遥遥看海（小说）

唯一的火光。这样的人怎么会有出息？

小海哥成绩优异，我有许多解不开的题目他都能帮忙作答。可惜碍于各种条件，他去了离岛最近的普通中学。以前，我会带一种无缘由的怜悯去看他们这些岛上的孩子——海的无界似有界，将他们拦在此处。可见过小海哥后，如同靠近大海般，咸腥的味道不再长成盐晶，海的波浪也可以把他们摇去远方。

离开岛的头天晚上，我和小海哥他们坐在大广场上听外来的戏班子唱戏。台上唱着，台下的亲朋揶揄我，说城市从林有什么好，我或许仍然是寂寂无名的“草食者”。我才发觉陆上的偏见，海这头有。

小海哥插话替我解围，又用合理的借口拉上我跑走了。大海边我们再次玩起找贝壳的游戏，我们找到相似的贝壳，但仔细看来，自然赐予的纹路又是绝世无双。我明白他是借这游戏安慰我，不过我更惊讶于他处事的成熟远超同龄。我愈发觉得，他是父母口中有人出息的人。他说以后想当医生，“做医治病还得功德”。

回到城里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像头水怪堪堪作人形难适应陆上的种种，我时

海上列车（小说）

海里时隐时现。她透过车窗望着无边的海域，一整天的疲惫渐渐抛诸脑后。仿佛这一程不是归家，而是精神的逃逸之旅。渐渐地，各种不快都在这趟列车上消解，如石子投入深海。取而代之的是母亲的呼唤、父亲的笑声、顾客的吆喝和路人的从容。

每当系上围裙，面对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余萱就成了电影中的客串演员。小饭馆每天都在演奏一场奇妙的交响乐，人们品尝着外乡的美食，没有人特别在意余萱的举动。哪怕有一天她没有到店里帮忙，也不会有人提起她。更多时候，顾客招呼她过来时连头都不抬，眼睛只盯着手里

的菜单。在这里，没有人知道她是老师。生意不多的时候，她也会和熟悉的客人唠上几句。微咸的海风吹过，有时还带着凤凰花的花瓣，柔柔地落到余萱的肩头。她习以为常地掸去花瓣，笑着算账，主动提出抹零，偶尔还会提醒顾客带好随身物品。

内陆人多喜欢大海，余萱也不例外。这天饭馆打烊之后，她和母亲在海边散步。浪花一波一波地扑向沙滩，海和天都凝结着幽深的蓝，世界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瓶，莹润透光。余萱脱下洞洞鞋，赤脚踩在沙滩上。她望着架在海面上的轨道，想到自己早晨乘车去往岛内的经历。朝阳升起时，阳光斜照着车厢，穿过玻璃仍然十分

在日照等待一场名叫青春的日出

家 民

在日照的第一晚睡得特别香，整夜无梦。我醒得很早，穿过碧海路的时候，弯弯的月儿还高高挂在天上。

日照因“日出初光先照”而得名，日照的海，据说是东方的第一缕晨光落下的地方。而我，今天赶赴的就是一场日出，一场黄海日出。沙滩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最让我意外的是，人群中大多是年轻人，躺平、丧、宅，似乎通通与他们无关。人们面朝东方等待着，眼中都闪着一种微光——那是对日出的美的信仰。举着手机直播的阿姨，镜头对准日出的方向，誓不能来到现场的观众等候晨光；把三脚架立在沙滩上的女孩，将自己作为前景嵌入海天，摆出各种姿势；一位年轻的母亲，用浴巾抱着熟睡的孩子，裙摆被海风轻轻扬起；一位耄耋老人，静静地坐在藤椅上，面朝大海，眼睛微闭，不说话，不拍照，也不催促，只有头上不多的白发在飘荡；一个男孩赤裸着上身，站在插满玫瑰花的沙滩上，身旁是几个空啤酒瓶——那是青春的符号，也像是某种宣言。

一阵熟悉的音乐传来，是《最炫民族风》。旋律流转间，这片晨色里的生活气息，愈发真实起来。谁说青春必须是沉默的诗？它也可以是张扬的、热烈的，哪怕是在等待将现的光里。

尽管头顶是蔚蓝色的天空，但云却仍然簇拥在东方的远处——显然，太阳会如期而至，但海上日出肯定要失约了。身边有女孩在模拟着用手托起那轮看不见的太阳，忽然令我想起第一次看到的海上日出。30多年前在北戴河，也是这样一个清晨，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去看海，去看海上日出。那次也是云涌东方，但幸运的是在日出那一刹那，云似乎被太阳推开了，才让我和妹妹的手中能够托起了刚刚升起的新红日，被相机定格为永恒。时至今日，照片已然泛黄，但那日出已经嵌入眼眸、刻在心底。今天的日照海滩，虽然没有了海上日出，但有着同样炽热的目光。

在大海的眼里，它会怎么看这些早起看日出的人呢？在它眼里，或许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正如在我们眼里，每

时光慢走,我的小岛

王磊斌

在舟桥3号轮的舷栏上，被裂开过的白色浪条一路后撒，眼前就只有这纯粹的蓝，激爽的浪。我紧紧把握住船栏，将身子向前倾去，畅享海风入怀的自由。哪颗心不慕海呢！身旁的孩童骑在父亲的肩上，张开双手，兴奋地叫喊着，化作海鸥翱翔，我望向不远处那横亘于两岛之间的大桥，定格下了“归途”中的一瞬美好。

这一次回岛，时间是极充裕的，故而有了更多兴致，选择走走停停看看。

会因突然一日的早醒，选择在凌晨4点，独自在家庭院里守候日出。看着青金大桥从灰暗渐变为深蓝，然后慢慢披上金灿，直到红日一跃的一刹那，桥与海融化在朝阳的绚烂里。

会在中大街吃完一碗久违的青沙馄饨后，特意走进新改造的渔俗馆内，看看外公外婆年轻时住过的地方，驻足观望一池的夏荷，推开老灶台上的一层落灰，然后被一拎摊去的渔网上挂着的几处渔结绳，触发一席的回忆。

会在午后三四点，去一处热闹沙滩，逛湖的、五龙的、高场湾的……在苍穹之下，是一望不尽的碧海金沙。赤脚踩在松软的沙上，迎着浪潮跳跃着，一个猛子扎进咸咸的海里，除去岁月的尘垢，重回那个爱淘气扑水的少年。

会在稍凉快些的傍晚，登上岛的最

刺眼。每一个工作日的早晨，列车里的余萱会感到眩晕，迷离，灼热——大海辽阔，却无法容纳工作带来的压力和焦虑。

母亲轻声问：“萱萱，你是不是太累了？”

她笑着道：“没有，只是有些恍惚。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如今好像不太懂得明白。”

“我早就说啦，让你下班就回家休息，不要到店里来。”母亲说。

她没有回应，隔着朦胧的月色，她看不清母亲的脸。海风从背后吹来，余萱幽微的叹息声被浪花吞没。远望天际，那朵云栖息在海面上，不知明天会在何处洒下雨点。

母女俩沿着海岸线往前走，快到家的时候，母亲突然说：“萱萱，如果你工作不开心，是可以辞职的。”

“妈，我没有……”余萱回过头去望着母亲，那些准备用于狡辩的话终究没有说出口。

那一刻，母亲的眼睛里星河暗涌，汇聚成世界上最小的海。

在日照等待一场名叫青春的日出

朵浪花都是一样的。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个清晨，这片海滩，这些遇见的人和事，都是独一无二。人生如海，潮起潮落中，没有人能预知下一次日出是否如期而至。就像去年，妈妈突发重病，一家人在急诊室门前一圈又一圈徘徊，心如悬旌。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日出并非理所当然——今天的你还能看见，明天也许还能看见，但后天呢？谁都不能确定。

我随手捡起一枚平平无奇的贝壳，甚至边缘有些缺损，打算把它带回家，把它和那张照片放在一起。因为它属于我——属于这片海，属于这个早晨，也属于那份无果却依然坚定的等待。日照曾是古代齐鲁商船南下的重要港口，是汉唐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之一。它日日等待着风帆的到来，凝望大海深处远行的背影。有人说：“莒，是齐鲁东望的眼睛。”2000多年前的莒人，在齐鲁之间建国立制，出兵伐齐，铸剑铸鼎。他们应该也曾站在这片海边，远眺着黄海之东的未知吧？今日我所在的海边，或许就是那看向世界的地方——朝东，望海，等光。

还有那浮来山的“天下银杏第一树”。它也在这片土地上站立了3000余年，如今依旧枝繁叶茂。有人说，它曾见过孔子的足迹；也有人说，它知晓齐鲁悲歌的节拍。但我更喜欢银杏树边那座极富童趣的小殿——三爷殿，小到只容两三人同时在里面。三爷殿供奉着“筋骨爷爷”“咳嗽爷爷”“疙瘩爷爷”，他们个个都像从村里迎面走来的老爷爷，慈眉善目，等着为你解除病痛。

回宾馆的路上，我找到了音乐的来源：一群早起的阿姨在跳广场舞，红裙翻飞，面朝大海。她们跳得认真，不为观众，只为自己，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青春的光彩。历史很远，生活很近，而青春，就在这两者的夹缝里，灿然盛放。青春，不总是轰轰烈烈。更多时候，它像银杏树一样无声成长，像三爷殿的香火一样温柔持续，像清晨的沙滩上一双双眼睛那样，不知何时地等待。青春是一场关于“等待”的修行——不是每个愿望都能实现，但每一次等待，都是一场抵达。

也许，真正的日出，未必在东方，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敢于等待、勇于相信的人心里——因为青春，不在日出那一刻，而在朝向阳光的那个姿势里。